



【浮世绘】

## 看病记

□丹萍

最近好几个朋友都在跑医院，理由差不多，头疼、胸闷、眩晕。其中一个朋友说，被诊断为轻度抑郁了。她说是自己在描述病情的时候和医生说了一句，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许多事，还有许多想法，医生就让她做抑郁症的问卷。做问卷让她有点紧张，结果，果然被诊断为抑郁了。

被她说得我都有点怀疑自己了。好像我的生活就只有两种状态：觉得没什么事情能做；觉得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觉得做什么都不行，可能是抑郁了；没想到，觉得做什么都行，我们明明是什么都做好了，还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所以不太正常。

年轻的时候说“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是个普通的上进青年而已，但到了中老年阶段，居然可能是病了。有点忧伤。

去年夏天，我和朋友说，自己心慌、手抖、流汗，有时候一杯水喝下去，体温急剧下降。她推荐我去看一个医生。可我走错了医院，天气很热，我一气之下就没有继续找医生，还责怪朋友不把地址写清楚。朋友只好去跟医生解释，医生对她说，听描述，你这个朋友可能是神经官能症，要认真对待。走错医院就表现得焦虑不安，没有继续求诊，这本身也是症状。

前几天我心脏狂跳不止，只好又去医院。前面有好几个人排队，我远远地问医生，能不能给我开个心电图的检查单，我的心每跳一下都仿佛有个锤子在敲——我想先做检查再来问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医生说不行。排到我时，医生给我解释：不能没问诊就给你开检查单，那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医生给我开了一系列检查单，当然也包括心电图，说如果这些检查都没事，我有可能是神经官能症。我说，那用不用给我开一个24小时心脏监护仪？我看看朋友戴过。她说，你别急啊，检查结果出来再定后续的方案。我说，是不是“着急”也是症状之一？她说有关系。

大家描述自己身体的症状，总是使用文学语言，比如心快要跳出来了、汗如雨下、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我发现这样做不行，过于情绪化。人到中年，比不得少女，一惊一乍显得活泼可爱，中年妇女要表现得非常稳定才行。前几天在网上聊天，我说到自己因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彻夜难眠。难道不该彻夜难眠吗？大家纷纷提示我要注意健康，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情绪激动。好像我一激动，血管就会爆。

医生给了我一个建议，让我觉得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多做深呼吸——这让我感觉我是因为一个靠深呼吸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来看专家门诊的。但同时我又怀疑，医生是对的，我就是这样。

从医院回到家，太阳的余晖中，我在小菜园里除杂草，顺便深呼吸。长着四个小叶片的小花来，搞得我种的生菜细细嫩嫩，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拔草的时候，我想起陶渊明的诗。以前最爱的当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认为自己必然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一刻发现，最爱的，居然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反复在心里读了几遍。

也许，这淡淡的萧条感，才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结局。

□李晓

有个朋友喜欢在深夜给我打电话倾诉衷肠，那大多是他喝酒喝出了状态，一个人跌跌撞撞走在深夜的街头，特别是遇到月冷霜寒时分，突然变得清醒起来，孤独袭上心头，倾诉的欲望就如藤蔓爬满墙头。

一天深夜，这个朋友又给我打来电话。我正睡得沉，突然响起的电话让我烦躁不已，不禁在电话里对他吼叫：“你烦不烦啊？”事后朋友委屈地说，深夜里给你打电话，我是把你当成人生知己啊。

为了排除夜里的干扰，后来我索性睡觉前关了手机。至于那些睡梦里打来的电话，随它去吧。

那个秋天的中午，爸爸突发疾病。我正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意昏沉，手机铃声响了，一看设置的“爸妈”手机号码，电话里传来的是妈妈慌乱急促的声音：“快点、快点，你爸说不出话来了！”

“不要急，我马上就来！”我放下手机，冲出办公室，腿脚明显有些发软。无数次在心里担心的这个电话，如雷声一样轰隆而来。

我赶到爸妈家中时，爸爸睡在床上，眼睛闭着，嘴唇翕动，喉咙里发出响声。我敏感地想到，爸爸血压一直高，这应该是脑梗或脑溢血发作的症状。我从床上扶起爸爸，他本能地配合着，但很吃力。在他耳边轻声说，马上送您去医院，不要急，没事的。他竟然轻轻地地点头，看来意识还清楚。

爸爸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上了两天呼吸机后的一个夜晚，他吐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后来妈妈才告诉我，爸爸发病的那天中午，她拨我的电话号码时，好害怕我关了手机睡午觉。妈妈知道，我有睡觉关机或设置成静音的习惯。我神经衰弱，睡眠一直不好，他们尽量不打扰我，让我好好地睡觉。我的每根头发都如同竖起的超强敏感“天线”，任何轻微的风吹草动都会让我接收到“电磁波”后猛然惊醒，醒来后便再也难以入眠，特别是

【在人间】

## 手机一直为您开着

在深夜，惊醒后往往就眼睁睁地等到天明。所以我一到晚上，心里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睡个好觉。

妈妈说，其实头天晚上爸爸就开始了第一次发病，半夜她醒来呼唤爸爸，爸爸没应答，不过几分钟后，他哼出声醒来了，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问：存折里还有多少钱？明天去银行取来给儿子。妈妈说：好，好。深夜里的那句话，成了爸爸最后的嘱托。

爸妈一直合用一个老年手机。爸爸用老年机打来的电话，使他成为我人生冷暖的天气预报员、提醒人。他喜欢到阳台上望云，目光所及处乌云翻滚，一场大雨将至，爸爸的电话就打来了：“你要带伞啊，马上暴雨来了。”有一次，爸爸在作这样的提醒后，又打来电话嘱咐：“打雷时，不要在电线杆下呆着不走啊！”

妈妈嫌爸爸给我打电话次数太多，他满怀歉意地答应着少打电话给我。但他总忍不住，有时按动着我的电话号码，“嘟、嘟、嘟”，还没按完就突然止住了手，和妈妈相视一笑。爸妈尽量少打扰我，在他们心目中，儿子仿佛天天在谋划着大事，其实我不过是平庸地虚度着时光。

这些年，其实我有很多次是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爸爸在电话里的嘱咐，厌烦着他的唠叨，厌烦着他的神经质。他们用的那个老年机，因为常常用力地按动，手机键上的数字都凹下去，有点模糊不堪了。

在爸爸79岁那年的一个深夜，妈妈牙龈发炎，疼得感觉脑袋炸裂了一般，给我打来电话，可是我关机了。无奈之中的爸爸只好敲响楼上邻居的门，找人帮忙把妈妈送到了医院。

爸妈寂寞之中也常给老同事、老家亲戚、来城里居住的乡亲打去电话，诚恳邀请大家聚会、聚餐。爸爸一次又一次用蝇头小楷在本子上写下聚餐的菜谱以及参加者的名字。有些去世老同事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爸爸潸然泪下，妈妈捂住胸口叹息。

想到这些，我向妈妈承诺，从此以后，我的手机每天24小时都不关机，至少是为

□星袁蒙沂

春节前那段时间，因为突发情况，我和妻子暂时得在小镇的宅院里住。宅院里的东西，几乎都搬空了。经历了秋冬的冷落，院中到处是干枯的落叶。小院西侧的油菜，冻伤了一大片，半死不活地倒伏在地上。没人常住的宅院，一下子没了精气神儿似的，冷冰冰的季节，冷冰冰地呈现，整个院落里，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荒凉之感。那条取名“大黑”的狗，还拴在院子西侧的樱桃树旁，看见有人回家，欢喜地一个劲儿蹦跶转圈。家里平时没人住，院墙西侧偶尔有猫咪经过，大黑都兴奋地直蹦高。

不住人，宅院里自然不供暖。这次去住，家中只剩下半桶水。院中和厨房的水管都冻住了，拧不开。返回单位吃完饭，晚上8点多回去，有电没网，电视没法看，只好开流量看了一会儿手机。被褥单薄，开着空调也觉得有点凉。一夜醒了多次。睡着时，偏偏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了老家的一种野生植物——蚂蚱串子花。

参加工作前，特别是读初中前，我一直在农村老家生活。不上学的时候，一回到家多半得去地里干农活。没农活时也不闲着，不是去山上拾柴火、薅草喂羊，就是和几个玩伴到处游逛。游逛的地方，自然是在山岭上。

那种叫蚂蚱串子的植物，大概二三十厘米到半米多长，匍匐在地表，一根多枝，成缕生长。如果想拔下来，只要找到根部，轻轻一拽即可。印象中，那种植物比较耐旱，对土壤也不挑剔，贫瘠的坡岭上、石坝窟窿里、杂草丛中、乱石堆内，常见其踪迹。对它印象深刻，皆因其花。蚂蚱串子没有漂亮的“树”形，也不耐寒。野外的蚂蚱串子一年一枯，算不得稀罕物，谁也没有过栽培它的想法。它的花与刺槐花有点相像，有白色，有紫色，花的顶端好像还有粉红色的。小时候觉得好奇，这样一种植物，开的花怎么与刺槐花差不多呢？蚂蚱串子的花算不得惊艳，也还算美观，特别是一串串开在地表，给人的感觉有点特别。粗略看，它的花与刺槐花长得类似，只不过花朵要小点、碎点。它的叶比大米粒略大，椭圆形，叶片上脉络清晰，表面光滑。通体看，蚂蚱串子这种植物比周边的杂草更坚韧些，在夏日烫手的地表上，照样活得挺好。虽然多年不见了，但在梦中，一看其花和叶，我便认出来，它就是农村老家那边常见的蚂蚱串

【有所思】

## 蚂蚱串子花

子花。

梦中的蚂蚱串子花，出现得并不突兀。先于蚂蚱串子花入梦的，是我大舅。大舅已去世多年，以前活着时，他挺疼我的。大舅去世后，我几乎没再去过他家，他家的模样，只停留在记忆中了。梦到大舅，好像还有其他玩伴，然后就见到了长在坡地上的蚂蚱串子花。蚂蚱串子花何以会开在梦中呢，难道是白天谈论到中药的原因？前段时间，我所在的医院中医理疗科每天熬煮两次中药汤剂，发给值班的工作人员喝。

蚂蚱串子花的出现，让我心头纳闷，难道它也有清热解暑功效？前几天，我跟一个哥们儿聊天，说到我们老家附近山上一种俗称瓜蒌鞭的植物。那种植物早春开花，花开时间略晚于迎春花，花朵色黄单薄，比迎春花的花朵大不少。瓜蒌鞭枝条蔓生，很有弹性、韧性，表面光滑且硬，且总是先花后叶，开于萧瑟中。瓜蒌鞭并不是其真名，仅是我们周边几个村的叫法，它实际上就是连翘。听那哥们儿说，如今村里很多人都上山采连翘种子卖，连翘种子50元左右一斤，有的人已挣了一两万元。他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上山挖野生连翘，连根刨出，移栽到地里，准备成片栽养。

就像瓜蒌鞭，以前我们并不知其就是中药连翘，蚂蚱串子或许也是一味中草药呢？我查阅资料，对比图片，蚂蚱串子花又名“达呼里胡枝子”，是豆科胡枝子属草本状灌木，主要作牧草和绿肥，其性辛、温，能解表散寒，主治感冒、发热、咳嗽。只是，这个季节上山采摘，肯定是找不到的。野外的蚂蚱串子花，这个季节早已干枯。

上大学时，我学的专业是中西医结合，深知中医、中药的精妙不是三言两语可概括的。达呼里胡枝子的采收，被标注为：夏秋季采收、切段、晒干备用。寥寥数字，可见严谨。每种中草药，几乎都有产地和采收时令、采收部位等要求，同一种药，计量和用法不同，效果也迥异。

一场梦，可能并无多大指向，我却在梦中，在这个冬季见到了蚂蚱串子花，重温了其花开时的模样。也因为这场梦，知道了其叫达呼里胡枝子，能解表散寒，治发热咳嗽。醒来后，梦中的情景并没像以往的绝大多数梦境所遇那样全部忘记，蚂蚱串子花依然清晰。它是花，也是药，它是我梦的终点，也是我醒的起点。早识蚂蚱串子花，再知一味中草药。